

# 那个东沙少年,永远留在了云巅

□记者 徐莺 通讯员 董佩芳

倾诉人: 榕

倾诉时间: 9月27日

临近国庆, 岛城街头最耀眼的莫过于中国红。热烈的, 奔涌的, 像极了曾出现在榕青春岁月里的那位少年。他曾以自己的热血青春, 护卫祖国领空。他的红色血脉里流淌着永不褪色的赤诚。

他们之间没有牵过手, 也未曾说过爱, 她对这段关系的定义是, “一位好朋友”。

当82岁的她回忆起20岁时候的他, 眼中仍有亮光。

他是如此深爱这个国家, 既爱阔远山河, 也爱人间烟火, 至死不渝。这份情谊并未湮没于时光, 反而在厚重的岁月里激荡回响, 力量绵长。

今年9月30日, 是全国第十一个烈士纪念日。她决定说出这段往事, 因为, “如果再说, 或许以后就没人知道他了。”



俞仁德遗照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:

13867225000

QQ: 942157858

(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)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: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舟山晚报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: 316021



当年的毕业照, 仁德(三排左四), 榕(二排左一)

## 一

1959年初夏, 榕经历了人生中最糟糕也是最幸运的一天。那年, 榕16岁, 即将从岱山东沙中学毕业。那天傍晚, 榕打完篮球和队友们相伴回家。

路边的鱼货加工厂敞开着大门, 小伙伴们起了玩心, 鱼贯而入。掏空鱼货的落地桶注满了清水。榕立在桶沿边还没站稳, 被人一挤, 掉进桶里, 惊得少年们不知所措。仁德眼疾手快, 一个箭步上前, 把榕救起, 看她浑身湿答答, 仁德不假思索脱下衬衣给她披上。一股淡淡的、青春男生的气息在榕的领后萦绕。

3年前, 东沙初办中学, 因为生源不够, 从高亭转来一批学生, 比榕大4岁的仁德, 就是其中一个。大家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, 课余也经常混在一起打篮球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他的呢? 或许, 是因为劳动实践时, 他常常冲在第一个; 或许, 是他打球时的矫健身手, 还有扣篮的那股狠劲。年少时的爱慕, 不必宣之于口, 早已溢于眼眸。仁德的目光也常常流连于榕, 被同学发现, 时常拿他俩开玩笑, 仁德还因此与同学干过架。

## 二

少年心中一直有个“英雄梦”, 他要奔涌, 要远征, 要翱翔如风。恰逢东北一所解放军航空学校来招生, 经过层层筛选, 仁德被录取了。海岛出了个空军战士, 全镇人都为之自豪, 大家纷纷前来祝贺。

仁德要上学去了, 榕想不出赠他什么礼物, 最后买了条白底带蓝边的手绢, 绣了一朵云, 寻个机会塞进了他的背包。

1960年春天, 一封来自人民解放军带有信箱编号的信, 寄到了榕的家, 仁德来信了。仁德在信中告诉她: 到了航校, 才知道招飞成功只是起点, “想上天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军队需要高素质的飞行人才, 要学习的东西很多, 他已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, 争取早日云巅之上露峥嵘。榕回信告知: 自己已被舟山卫校录取, 也会认真学习, 将来做个为海岛人民服务的好医生。

书信年代时间慢, 一个来回需要半个月, 两个年轻人见字如晤, 纯纯的爱意在书信往来中萌发。

## 三

在舟山卫校读书的日子, 榕经常和同学们跟着老师下乡工作, 白天去各村看病, 晚上入户采血取样。

一天深夜, 榕走在乡村小道上, 忽觉脚下泥土松软, 一滑便溜进了河里。即将淹没脖子的时候, 她拼命拉住身

边水草, 爬上了岸。这次惊吓让榕高烧不退, 白天浑浑噩噩, 晚上恶梦不断, 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, 榕不得不退学。

在家休养的日子, 她郁郁寡欢, 写信告诉仁德: 自己因病退学了, 就像躺在落地桶中的咸鱼, 这辈子是很难翻身了。

仁德写信安慰她: 不要气馁! 苍松匿翠于雪, 飞鸟凝身于风, 即便身处隆冬, 生命依旧蓬勃! 仁德经常分享自己在学习、训练上取得的进步, 告诉她第一次走上飞机的激动, 第一次操纵控制杆的悸动, 第一次在教官的带领下驾驶战斗机直冲云霄的感动。

从基本的飞行动作, 到复杂的特技飞行, 每完成一个完美的空中翻滚, 他都和榕一起分享。在仁德的鼓励下, 榕渐渐走出迷茫。

## 四

父母知道了女儿在与一位飞行员通信, 不同意他们继续交往。

五年的信已经塞满两个抽屉, 榕把信件装进麻袋, 一封封在大海边烧掉。纸灰漂浮海面, 被波浪推向远方。仿佛两人的命运小舟, 相互碰撞又各自飘散。

仁德毕业后, 去了广西服役。

1965年, 榕由父母作主结婚了。

在广西的空军部队里, 仁德再也没有收到榕的来信。

## 五

转眼到了1967年春节, 有好友来喊榕: “仁德回来休假了, 在学校操场打篮球呢, 我们一起去看他!” 榕楞在那里: 七年了, 他终于回来了, 但自己已结婚生子, 怎么面对他? 正犹豫, 好友一把抱起竹椅车里的宝宝, 拉着榕一起跑了出去。

东沙中学操场, 正在打球的仁德看到抱着孩子的榕, 呆住了。榕在仁德的目光里看到只有自己能读懂的爱恨交集, 心里一阵隐痛。“砰!” 球友的手肘撞来, 仁德来不及闪躲, 被撞倒在地, 众人赶紧扶他上医院。

次日, 仁德来到榕的家。昨天球场上受的伤, 留给仁德半脸的瘀青、肿起的嘴唇和磕掉半颗牙齿的门牙。榕没敢正眼瞧他, 坐在窗前低头做针线活。

宝宝忽然舞动粉藕似的小手求抱抱, 榕从余光里瞥见, 仁德俯下身抱起了宝宝。

## 六

此后的日子, 仁德每天都会来抱宝宝, 逗宝宝开心, 让宝宝骑在他的肩膀上, 抓起双臂作飞机飞呀飞。宝宝困了, 仁德在他耳边低声唱着摇篮曲, 哄他睡觉。

榕后来从仁德母亲口中才知道仁

德的心迹: 他无法抗拒地走近她, 在了解她的生活, 看到她有爱她的丈夫、活泼可爱的儿子后, 他放下了。七年来心中涌动的莫名冲动, 慢慢消逝。

三个月休假期只休息了半个多月, 仁德接到上级命令要提前回广西了。那里有他的飞机、他深爱的蓝天、职责使命的召唤。

同学们为他饯行。榕清晰地记得那天, 仁德买了一筐梨来, 洗好削好, 每人一个。最后一个, 榕正欲接过, 仁德却没递给她: “没你的份儿。” 在目光交接时, 她从他的眼神中读懂, 他不想和她“分裂”。

## 七

1967年夏天, 仁德牺牲的噩耗传到东沙, 榕闻讯赶到他家, 与仁德母亲抱头痛哭。泪眼朦胧中, 仁德母亲告诉榕:

“他一直喜欢你, 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他看到你过得好, 他已释怀。”

“你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”

东沙镇政府和仁德的亲属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。榕买来一块白底蓝边的手绢, 用白色的丝线绣了一朵云, 灰色的丝线绣了一架战斗机, 把手绢和他的遗物一起葬在古镇那高高的山上。

## 八

榕今年82岁了, 是孩子们口中的外婆、奶奶。儿女已各自成家立业。仁德的名字, 已深埋心底, 多年未提。

女儿静茹(化名)在岱山一家单位搞人事工作。10多年前, 单位里来了个应聘的姑娘, 静茹鼓励她: “你这么年轻, 再去提升一下学历, 对以后工作有帮助。” 姑娘听进去了。两年后, 姑娘带着毕业证书来见她, 一起来的, 还有姑娘的母亲。见到静茹, 那母亲忍不住问: “瞧着眼熟, 莫非你是东沙人?” 原来, 姑娘的母亲就是仁德的外甥女。

静茹回家问母亲, 榕才道出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“当年的书信呢?” “结婚前都烧了。”

“有没有他的照片?” “你父亲去世时, 也都烧了。”

榕的丈夫, 有颜值有才华, 知道这段故事但并不介怀, 且对仁德非常敬崇。他在世的时候, 每年清明节, 都会和榕一起来到仁德的烈士墓前进行祭奠。

## 九

静茹感动于这段往事, 2013年, 她曾去广西寻找仁德的墓, 无奈当年仁德所在的部队被整编, 四处寻找未果。

仁德家的后人 also 致力于寻找他的墓地, 打听牺牲的具体原因。2023年, 家人通过抖音上的热心人士终于找到仁德的烈士墓。时隔57年, 才了解到更详细的信息。“俞仁德烈士生前在广西省崇左市宁明空军机场服役, 隶属七二九六部队。” “俞仁德同志在执行任务回来途中, 因当地发洪水淹没停机坪, 他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百姓安全没有降落民宅区, 不幸以身殉职。” ……

又是一年国庆, 岛城星空为幕, 500架无人机光影秀在舟山上空绽放, 这样的烟火盛世是那位东沙少年曾经的梦想, 也是他理想的华夏繁荣。

静茹说, 来年会带上一簇春菊, 陪母亲去看看他。在那个位于广西省崇左市宁明县浦昔屯水库旁的空军烈士陵园, 荒山上的甘蔗地里, 长眠着母亲年少时代最好的朋友。

只要记忆不曾褪色, 他就没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。